古方略 謀部卷二

上

曹曉陽記

U
101
Y8
1639
v.7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諆部

計拾貳卷

本衙藏板

古方略自序

作事謀始治亂所繇生唐陸贄有言將貴專謀韓愈曰斷乃成藉多慮少決繕怒加敵往與禍居譬奕者舉棋弗定惡在克勝

其偶邪夫謀豈盡師武臣力以
廟算勝趙充國罷就第與參朝
廷四夷大議裴度爲相奏令寇
盜未平宜延四方賢士請私第
見客其集思廣益如此而不然

者衞侯言計非是羣臣同聲和之孔伋歎曰君不君臣不臣害可勝道哉語曰大臣無荒飽國事不稽言謀臧也後世背公營私發言盈庭訟耳何益于治噫

誰之過與

新安余懋衡書

謀序畢

古方略謀卷之一

婺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三家滅智伯

晉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宣子之曾孫莊子之子虔也）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名瑤）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後我得免於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智伯悅、（如段規所料）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魏憲子之子曼多之孫駒也）任章（魏相）

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餌敵）智伯必驕而輕敵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皋狼（蔡地後爲趙邑）之地於趙襄子（趙簡子之子名無恤）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縣名）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以實

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今乃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二子之肘足接蓋各為都邑慮也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安邑魏絳始居邑絳水可以灌平陽平陽韓武子玄孫貞子始居之也、絺疵絺當作郗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以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

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愚如智伯雖聽疵言必亡二子曰此夫讒人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請使於齊請出使以避禍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

魏爲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潛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惟輔果在。

○此○二○子○雪○憤○將也所謂懼而相親即此可見

以別族也果即智果

三家分智伯田。

王濬之斬。自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始。綱目首此。不徒志周室之衰。亦以著秦併六國

之因不徒著禮制之失亦以著世道更變之端
宋司馬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
而世俗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
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
之帥也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
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
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
人何則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
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

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自古昔以來、亂臣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爲國家者審于才德之分、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芑山氏曰。世稱涑水之論爲正。愚謂不然。才與德相去遠甚。此不待智者而知之。然才有眞僞小大之分。尤不可不辨。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若是者謂之才可也。觀智伯所爲。去愚人不能以寸。智果既安以聰察彊毅謂之賢。而光又安以射御技

藝巧文辯惠才智伯。謂智伯以有才無德敗。嗟乎。若智伯者。不德實甚。可謂之才乎哉。光之言曰。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予竊謂愚者不明理勢。奸暴小人。往往挾之以爲亂。如秦二世惑於趙高。卒亡其國。欽宗身罹金禍。曰宰相誤我。父子。未自是不復振。繇此推之。愚人之與小人。亂雖不同。其所以顛覆則一也。惡在愚人可制而不爲害哉。雖然。愚人不足責。後世人主。復有以聰察彊毅。卒成其爲愚者。誤天下尤大。識者深惜之。

吳起論德險

魏武侯（文侯薨大子擊立）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洛州）在其南羊腸（班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阪）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繇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又曰善設○險者擇良將善○守國者○驗民心

秦○之亡也揭竿○皆○長○城○內○人○亭○障○果○足○恃○乎○

諸侯與險塞雖不足恃亦不可廢信如軾之論則易建國視侯設險守國亦甚紛紛多事矣吳起在德不在險其說自正

宋蘇軾曰有以人爲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周衰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救也有以地爲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漢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要之皆不本於仁義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爲之備患不可謂不至然其至亡也恒出于其所不慮此豈非形勢

不如德之明驗哉。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芑山氏曰。于慎行云。三晉之分也。魏據西河之地。東向以待諸侯。其地西連上郡。犬牙而入之秦。關中之險。與秦共之。文侯又好賢禮士。故當時國勢。惟魏爲強。及商君入秦。虜公子卬以取西河之地。于是魏人去安邑之險塞。就大梁之平衍。而河山之險。拱手而獻之秦。秦獨據天下之阻以制山東。而魏在其掌握中矣。吳起乃曰在德不在險。此儒

者之常談。非所以議于當時之勢也。愚謂此言與
蘇氏所云無障塞而固相反。要之偏重險。與偏重
德。皆非篤論。德與險不可無。德爲重。險次之。胡安
國云。固國以保民爲本。又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
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爲固也。謹於禮以爲國。辨尊
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
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據
胡氏之言如此。則于說不辨而知其誤矣。

齊田忌救趙

魏惠王伐趙、圍邯鄲、齊威王使田忌救趙、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仕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無辜）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者、齊使者竊載與之（臏此中必有機智）齊、田忌善而客待之、進于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涓安能使臏終廢乎）師、於是威王謀救趙、以孫臏爲將、辭以刑餘之人不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兵以謀勝）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

救鬭者不搏撠撠謂拘持之也如漢書撠大后脈之撠批亢擣虛批亢謂擊其要處引兵疾走其都即要處也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疲於內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自救是我一本朝俞大猷議擊張璉以大軍迫賊巢亦如此舉解趙之圍而收敝於魏也田忌從之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

芑山氏曰按宋寧宗嘉定間金人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趙方率兵救之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命許國等分二道出攻唐

鄧二州。又　本朝王守仁俟宸濠引兵東下。急促各府兵。刻期會於豐城。先併力南昌以傾其巢。及濠回兵來援。復邀擊之。卽孫子救趙趨魏之法。

岳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也。亦與孫子疾走魏都同。

子思論君闇臣謟

周安王（名驕）時、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複姓）懿子

（器使）

（與魏無知對漢高語氣自別）

（亂本）

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

（國家大患在此）

臧之猶卻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說人讚己闇莫甚焉不嚴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

（民不可玩如此）

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

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芑山氏曰予思可謂知本識微矣五代唐明宗時康澄上疏言爲國家者三辰失行不足懼山川崩竭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賢士藏匿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識者咸多澄言按澄所云毀譽亂眞直言不聞與子思語意略同今天下可畏者不止是然皆寢默觀望不聞有直陳時弊如澄者求如子思之言于衛侯不尤難乎

孫臏救韓破魏

魏龐涓伐韓韓請救于齊齊威王召大臣曰蚤救孰與晚救成侯（鄒忌爲齊相封成侯）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敝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言韓見有亡國之勢）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晩承魏之敝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因田朌

（兵家用謫處）

將之、肸音匹孫臏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

節救趨故智

韓而歸、魏人大發兵、以太子申爲將、以禦齊師、孫子

寓勇于怯

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

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蹷猶挫也

上將、五十而趨利者軍半至、半至謂軍趨利前後不相屬半至半不至也

以怯愚敵

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

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

愚而躁故敗

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

兵法所謂

無慮而易敵、必禽于人

知地利

日幷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陿而

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于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到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齊因乘大破魏師虜太子申

涓黠、臏、臏卒殺涓天道好還如此

芭山氏曰用怯雖奇孫子但以制龐涓耳遇智敵則不然減竈者兵法強示弱也合虞詡增竈觀之乃知逆古法而用之者其術愈不可測

惟適氏曰世豈有十萬之師不數日忽減至二萬

而猶不知其譎者乎。牘逆知涓輕齊耳。凡制敵須先察敵情如此。

卓菴氏曰。淮陰平齊。亦以怯取勝。兵家惟用怯爲穩著。蓋能示以不能。雖遇智敵。亦可不敗。彼減竈特其淺者耳。

沛公遺沛父老書

陳勝吳廣等起蘄至陳而王號張楚諸郡縣苦秦法爭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涉字勝）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刼衆（機沛）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諱邦字季）（○○○漢○業○此○始○○）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陳涉之起爲沛公地）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固守欲誅蕭曹蕭曹恐（不必恐）踰城保劉季（保安也就季以自安）（○○○○○○○○○○此○語○足○以○感○人）劉季乃書帛射城上（仲○連○射○書○聊○城○故○智○）遺沛父老爲陳利害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

沛令守諸侯竝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立以爲沛公蕭曹等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旗幟皆赤氣象自異

芒山氏曰遺書告父老利害使共誅沛令似公實私然亦適有天幸豈盡繇智力哉張良嘗曰沛公天授信然

沛公封南陽守

沛公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宛南陽郡治所沛公引兵過宛西、未拔宛城而兵過宛城西出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史記遲作遬亦徐緩之意音黎圍宛城三帀、南陽守欲自剄、剄姑鼎反其舍人陳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乘登也今足下盡日止攻、

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門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南陽守齮（齮郡守名音蟻失姓○此○亦○寬○秦○苛○處○）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所過毋得鹵掠（鹵與虜同掠力勺反謂略奪也）秦民大喜

卓菴氏曰。恢為齮舍人。其踰城見沛公云云。即齮意也。所以亡它變。觀欲自到三字可見。

沛公擊嶢關

秦王子嬰刺殺趙高于齋宮、三族高家以狥、遣將將兵距嶢關、嶢音堯秦初所置在西安府藍田縣西南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于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啗徒濫反今言以利誘人取食爲譬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芭山氏曰。忽啗以利。忽擊其息。所謂知合變者。兵法出不意。攻無備。畏特雜出之耳。

惟適氏曰。惟利足以息人。利不可啗如此。

蕭何收圖籍

秦王子嬰繫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軹音只亭名在長安東沛公乃以屬吏、屬委也之欲反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走音奏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

揣摩素定非一時急智

芭山氏曰。宋理宗寶慶三年。蒙古鐵木眞滅夏。時諸將爭掠子女玉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楚材出大黃療之。所活

萬人。按此與收圖籍同。但氣象狹小。不逮鄧侯廣大耳。

本朝太祖嘗召齊泰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圖策。泰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 太祖奇之。此葢深得蕭何藏圖籍意。今之督撫樞臣。當以泰爲法。惜泰與黃子澄輩。誤用鼂錯計。致靖難之變。識者病之。

沛公還軍灞上

沛公西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重寶婦女欲止宮休舍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爲富家翁耶凡此（利誘）（非此不足以悟沛公）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灞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誤）（借秦爲喻）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噲言沛公乃還軍灞上

芭山氏曰得天下此始樊張借秦爲戒辭簡而當

理。皆足為後世法。○沛公欲有天下二句。正喻感悟沛公處。蓋誘之以所甚利。庶足移其志耳。綱目削去此二語。非是。此循涑水資治通鑑舊本存之。

沛公除秦苛法

沛公既還灞上。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言治以死罪傷人及盜抵罪。謂爭鬭傷人不致死也及盜謂及爲盜者抵加以罪抵至也但至于罪也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鄰里皆坐之今但當以其身坐父子兄弟罪不相及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按堵應劭曰按按次第堵墻堵也師古曰言不遷動也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灞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

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
獻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
驪虞氣象如此
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
兵欲西入關、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聞
項羽號章邯爲雍王。王關中。今羽來。沛公恐不得有
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
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
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羽分
天下王諸將、自立爲西楚霸王、立沛公爲漢王、王巴

蜀漢中都南鄭、即今之梁州南鄭縣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長史欣等、以距塞漢路、

芑山氏曰。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觀沛公項籍之仁暴。則漢可以王。楚鮮不亡。繇民情喜怨殊耳。

本朝吳應箕曰。當義帝西遣沛公時。已犯楚人之忌矣。且微楚救河北。漢豈能肆意入關。而不慮章邯之還擊哉。故漢之入關。楚非無功也。漢入關後。誠遣使還報已無利之之心。而羽來則內之。相與

共定三秦。以待懷王之報約。吾意羽雖暴。度亦罷矣。觀其畱飲而不殺沛公。可見也。奈何因人言距楚。以自蹈於危勢。然則羽之殘情負約。未必非漢有以激之也。迨分王關中。怨羽。欲攻之。賴蕭何之諫而止。然蕭張於距關之時。何獨無言。嗚呼。事或有因失爲得。用危爲安者。成敗之數。亦非盡繇人事也。按此論甚確。

沛公請漢中地

項羽西屠咸陽、殺秦王子嬰、燒秦宮室、分天下王諸將、自立爲西楚霸王、立沛公爲漢王、沛公以羽負約、不王巳關中、怒欲攻羽、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于死乎、（詞雖戇然非此不足轉移沛公）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詘于一人之下、而信于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得天下根本）還定三秦（三秦指雍翟塞而言、雍王章邯、翟王董翳、塞王司馬欣）、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漢王

賜張良金珠。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用賂）

或曰天下之事。惟其發于卒然者。人之所不能料。高帝之爲漢王也。項羽奪之關中而不敢爭。驅之南鄭而不敢怒。帝非眞能下人也。所以安羽。而求出于其不意也。

芭山氏曰。楊誠齋云。不與之以驕羽。則羽爭心不灰。而漢得關中不固。不縱之使害民。則民怨羽不深。而附漢之心不堅。示之不取。以匿其必取。授之

至暴以形吾至仁。與之于始卒收之于終。其謀之大乎。愚謂行不義殺不辜而得天下。聖人弗爲。況縱羽而使之虐民。以形吾仁。天下未必可得也。按楊氏此論非是。

惟適氏曰。書曰民爲邦本。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也。蕭何葢本此。胡氏以爲無所因襲。迂甚。

卓菴氏曰。天下苦秦久。非養民則賢不至。然得賢以養民。卽寓諸此。何特深明時勢之緩急。欲先致力于養民耳。

皋陶[illegible]

其民也蕭何蓋本此胡氏以爲無所因襲並其

惟適民曰書曰民爲邦本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

楊氏此論非是

縱刑而使之宥民以刑吾仁天下未必可得也桉

太平愚謂行不義殺不辜而得天下聖人弗爲況

主暴以刑吾至仁與之于始卒投之于終其謀之

張良燒絕棧道

諸侯罷戲下各就國、戲軍之旗麾也漢書通以戲爲麾讀與麾同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蝕音力入漢中道川谷名張良送至褒中、褒漢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古褒國漢置褒中縣屬漢中郡以地在褒谷中故名唐貞觀初爲褒城縣宋仍之本朝因其舊屬漢中府詳見一統志後楚殺韓王成良復歸漢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羽無東意、後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

諭以緩楚圖

併滅楚項王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芑山氏曰誘項王擊齊葢欲分楚之勢使漢中無患耳兵法曰乖其所之

漢以韓信爲大將

淮陰人韓信、以策干項羽、羽不用、項王入蜀、信亡楚

此信之知已

歸漢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卽亡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

何、欲王問、所追者誰、故不以聞、使先告、王而往追之則失計、矣王且、怒且喜機括、在此

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

正激發漢王處

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

信者國士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張良亦知信可屬大事)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爲(爲于僞反)公以爲將何曰信不留也王曰以爲大將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因事納規)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信辭謝因

問王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項王喑啞（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慈愛。言語嘔嘔。（嘔音吁漢書作姁姁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人有功當封爵者。（信志在封爵。）印刓敝（刓烏丸反言印雖已刻而手弄角訛不忍授也）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此必信嘗與何語者）而都彭城。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故主（此楚所以亡也）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百姓不

親附特刼于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
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
楚以虐我以仁
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
張良屢請捐地使自爲戰所見與信合
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
言諸侯之兵無不散離以此
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
降卒二十餘萬惟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
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
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
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

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定也（數民字不宜略楚漢成敗繇此）（前後怒喜罵錯出皆文情相顧盼處）于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分部而署置也）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漢之業蕭何爲之）

芭山氏曰。謂項王失民心。故雖強易弱。沛公得民心。故三秦可傳檄定。天下得失。繫民情喜怨。信所見與蕭何養民致賢語意同。此所以奇信也。

惟適氏曰。史稱漢之業。蕭何爲之。蓋不在收租給食。正在能用信爲大將耳。漢取天下。半信功。雖信

亦藉何而全。然使信不能制勝。何雖能給食。不且為虛糜邪。惟有信而後何得專任芻粟。相與有成。

按事論功。當以薦信為首。

轅生說漢王

漢王出滎陽至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漢與

執安 休息

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走音奏嚮也後同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

勿戰正為復戰地

韓信等得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如

此策萬全

此則楚備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

從之出軍宛葉二縣名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

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

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嘗往

來爲漢游兵擊楚絶其後糧是月彭越度睢、睢音雖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乃使終公守成皋、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皋。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皋、乃引兵西擊滎陽城、烹周苛、并殺樅公、遂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玉門成皋北門北渡河、宿小脩武、今懷州獲嘉古脩武也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循行備守趙地、拜

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鞏縣在洛水之間令不得西

或曰韓信下魏破代漢高遣人收精兵詣滎陽距楚破楚入定陶入齊王信地奪其兵出成皋奪信兵符易置諸將合觀之見高帝制馭操縱處

芭山氏曰信禁防疏濶如此使敵投間竊發則信可得而虜豈古所稱有制之兵與

惟適氏曰漢敗彭城西楚固賀戰勝矣然越雖亡

所下城。能爲漢游兵。絶楚後糧。則越雖失地。而漢未爲不得也。事有似順而實逆。因敗以爲功者。烏可執自前小利害爲欣戚哉。

漢據敖倉

漢王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二縣名以距楚酈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與聖人所謂足食同爲天夫敖倉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括地志云敖山在鄭州滎陽西十五里秦置大倉于此故名敖倉一統志云敖倉在開封府河陰縣北二十里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必偵得其實非風聞下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内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

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蜚狐口古地名漢置廣昌縣屬代郡隋仁壽初改曰飛狐縣屬易州唐初僑治易州之遂城遙屬蔚州貞觀中復故地宋陞為飛狐軍遼復為飛狐縣　本朝復改廣昌縣屬大同府白馬津在大名府濬縣西二里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

急字○不○可○忽○○○○至○計○

○○○○○○○○○○○○○○○○○○○○

○○○○○謂○因○地○形○而○據○之○以○制○敵○○○○

○○○○

自因

芑山氏曰○燒積聚以蹙楚○取敖倉以資漢○此皆兵家要害○按陳潛室云○劉項大勢有二○一關中○二敖

倉。是二者。皆楚旣得而復失也。古人莫不以此自恃。而羽不知。豈不敗哉。愚意強暴如楚。雖據關中。守敖倉。無救于敗亡。安在二者之足恃哉。陳氏論未確。

漢燒楚積聚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軍小脩武○欲復與楚戰○郎中鄭忠説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將軍劉賈盧綰將卒二萬○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餉而飢之）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

劉氏曰○事有關于成敗之故者○綱目必書○漢初書燒楚積聚○中興書襲取莽輜重○曹操書破紹輜重○

皆特筆也。

芒山氏曰。燒楚積聚。即孫武火攻篇所謂火積也。

隋文帝從高熲策。遣人因風從火燒陳儲偫。亦然。

韓信定齊地

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二十萬（韓破齊歷下軍齊王廣引兵東走高密）救齊與齊王合軍高密或說且曰漢兵遠鬬窮戰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言士卒戀土道近易散也孫子九地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愚而驕）且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貪）

功今戰而勝齊半可得也齊楚與漢夾濰水（水經注濰水逕高密縣故城西）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但引軍半渡擊且佯還走且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韋昭云凡數三分有二爲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城陽雷澤縣是也在濮州東南九十里據班志濟陰郡城陽縣雷澤在西北此梁地也自濰水追北至城陽此乃漢城陽國之地）虜齊王廣盡定齊地

丘山氏曰囊沙非奇策特以制龍且耳佯走示怯與誘趙軍相類

張良說漢擊楚

項王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鴻溝在開封府河陰縣之東即楚漢分界處北接廣武山與滎澤相連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楚歸太公呂后先是太公呂后爲楚所得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芑山氏曰程子云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愚謂良策士之雄耳不

必以儒者律之。況當楚漢力征相尚之時。往往變詐取勝。使良如成安君自稱義兵不用奇計。未有不立敗者也。

又曰中分天下。特爲歸太公地。因以餌羽。非漢王意也。觀後此追困陵園垓下。可見。

張良勸王韓信彭越

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韓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禍機伏于此）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言信等雖名爲王未有分畫疆界）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欲

得故邑能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
朱晦菴嘗言子房不若諸葛之正大即此可見
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大渡淮
圍壽春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叛楚舉九江兵迎
黥布皆會圍籍垓下籍自殺楚地悉定
邑山氏曰捐地使自爲戰其術在今日不可行但
當推此意以賚有功令共知競勸耳今儒論楚漢
成敗者輒曰捭將者爭天下之本也捐地與人者
以棄爲取之善術可以守可以戰使敵疲於應命
則取天下易易也愚謂此特泥高帝能用三傑取

天下之說。而取天下之本。不在是。夫漢之得天下。雖繇攻戰。其本則在乎除秦法。得民心而已。而謂能戰能守。取天下可以十全。藉令高帝知人善任。掠地屠城。不數月奄有齊魏燕趙。倏然用苛政以亂天下。天下豈可終得哉。秦楚以暴失。漢以寬得。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也。所惜者天下甫定。菹醢功臣。頗乖其初。後世不能無譏焉。

惟適氏曰。期會擊楚。信越不至。異日韓彭菹醢禍始于此。觀留侯所云雖可以誘二人之成功。實以

增高帝之忌心君臣同過在此數語中矣○

漢高誘誅黥布

初淮陰侯死、淮南王黥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即刑法志所謂葅其骨肉也）其肉以賜諸侯、使者至淮南、布方獵、見醢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中大夫賁赫（賁音肥）得罪于布、布欲捕赫、赫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帝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家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不顯言其事也）淮南王、王遂族赫家（此布失策處）發兵反、反書聞、帝乃赦赫爲將軍、召諸將問計、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往年殺彭越。

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見初無反謀此語最為得情布雖有罪皆帝有以致身故反耳滕公言之帝帝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重輜重也歸之于越地于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帝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故驪山布初坐法黥論決而走役于驪山之徒

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
者也。必出下計。帝曰善。封薛公千戶。乃立皇子長淮南
厲王名長為淮南王。時帝有疾。欲使太子往擊布。太子客
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說建成侯呂釋之
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
何不急請呂后乘間為上泣言黥布猛將。善用兵。今
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
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
○通○鑑○綱○目○缺○此○數○語○
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

自彊呂釋之立夜見呂后后如其言于是帝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疾自彊起至曲郵見帝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無與爭鋒因說帝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帝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傳太子時叔孫通爲太傅（古世子有三師三少至漢爲太傅少傅）留侯行少傅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灞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厭兵必不能來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言東擊荆荆王賈走死富

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二縣名間爲三軍不聚一處而分爲三欲互相救也欲以相救爲奇誤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
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
其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西十二年冬十月帝與布軍遇于蘄西布兵精甚上壁庸城在蘄縣西望布軍置陳如
項籍軍惡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帝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走江南帝令別將追
之長沙成王臣吳芮之子名臣嗣父爲長沙王使人誘布僞欲與亡

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
布思至此

芒山氏曰黥布賍一姬而疑賁赫赫乃上變告布反布怒族赫家卒取滅亡不亦惑與按綱目於信越無罪則書殺布實有罪則書誅雖同功一體而罪之有無則異矣司馬光通鑑不載四皓事蓋以子房調護太子別有方略自不假此耳方太子未定帝出討黥布子房以病不從因請以太子為將監關中兵于是發上郡等處兵及中尉卒三萬為太子衛軍灞上此子房羽翼太子之力也

宋陳亮曰薛公爲三策以料黥布而謂布必出下策已而果然此其智蓋出人數等矣亮之意則曰布出下策則不足敗出中策亦敗出上策亦敗何以言之古之所謂英雄者非以其耀智勇據形勢如斯而已矣此二者特英雄之末事而仗大義以從天人之望者乃英雄之所繇起也苟天命人心已有所歸而吾乃攘臂而起于干戈紛擾之後用下背上舉逆犯順其名曰盜雖欲耀智勇據形勢而借英雄之資也英雄用之則可布用之則所以

速其亡耳。薛公者。明於料敵。而不明於上下之分。逆順之理。故以英雄之資。設爲布之三策。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按同父此論甚確。

賈誼請立梁王後

漢文帝行幸代、自代還、（帝諱恒之字曰常）梁懷王揖卒、無子、賈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蕃蔽扞禦也）及皇太子之所恃、惟淮陽代二國耳、（淮陽王武代王參皆文帝子而太子之弟也故云所恃惟此二國）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與僅同）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言國小如魚餌為大國所吞食）大國、而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

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臣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淮陽梁起於新郪新郪縣屬汝南郡而北著之河淮陽包陳而南揵之江陳占陳國之地揵謂立封界也或曰接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言身及太子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

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禍。孰古熟字通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

芒山氏曰。宋蘇軾嘗謂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之。如誼所言。似專恃人之形勢以彊國。本計不盡於此。

商拱以人之八國之禍與以言者下　無事首亂治禍
寧守吉慮而不定萬年之後得之者毋萬千將復不
寧不可謂仁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
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
　豈由戎曰宗藩輔嘗謂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
　其宜高言似專恃人之形勢以疆國本計不
蓋亦此

議禁民挾弓矢

漢武帝元朔五年帝諱徹之字曰通以公孫弘爲丞相弘嘗奏言十賊彍弩引滿曰彍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便帝下其議侍中吳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秦兼天下銷甲兵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卒以亂亡故聖人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太射之禮

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
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謂禁者為（為于偽反）盜賊
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
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人以自
備而抵（抵觸也）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大
不便書奏帝以難弘弘詘服焉○

或曰吳丘壽王論確○丞相弘經術淺陋如此○

范明友擊烏桓

漢昭帝元鳳三年、（帝諱弗之字曰不帝初爲皇太子名弗陵後但名弗以二名難諱也）遼東烏桓反、初冒頓（音墨咄）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爲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于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爲漢偵（此擧亦誤）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漸彊、遂反、漢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間

數犯塞今匈奴擊之于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邀之招寇生事非計也（老成持重）光便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使度遼水伐烏桓至後漢遂以為將軍之號以護匈奴）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言兵遲後邀匈奴不及也）遂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尤誤）（招寇生事）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矣

或曰挑釁外夷功雖成特幸耳充國計甚善

趙充國屯田破羌

漢宣帝神爵元年、（帝諱詢字次卿詢之字曰謀帝初名病已蓋以夙遭屯難而多病故名之欲其速差也）義渠安國至羌中、縱兵擊其種人、于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鄉、（羌未有變漢吏無故誅殺其人于是不信嚮漢）刼略小種、背叛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二千屯備羌、至浩亹、（浩亹縣名屬金城郡音合門一作詰門）爲虜所擊、失亡輜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時趙充國年七十餘、帝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于老臣者。帝遣問焉曰。將軍

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隃與遙同）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帝笑曰諾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二恐字見充國持重）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四望者陿名也山峭）

而夾水曰陿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山名召諸較謂曰吾知
非夜不可
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守防杜塞也四望
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嘗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
兵法
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
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
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
見充國先聲奪人
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鬬而
死可得邪初罕幵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義渠
安國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

都尉郎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先散其黨）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利誘）時募能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刼掠者解散虜謀徼極言要其倦極也綱目作徼其疲極乃擊之時帝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冊與策同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

馬不耐寒不如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雖不能盡誅亶(亶讀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仍頻也)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議之充國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商計度也)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

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刧略言被刧略而反畔非其本心故臣愚策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舍罕开以併力先零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來知其俗者揃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負恃罕开之也罕开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侍中許郡

充國計是復多此浮議何也

壽爲彊弩將軍卽（卽就也就其郡而拜之）拜酒泉太守武賢爲
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勑讓充國曰今轉
輸並起百姓煩勞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
畜食至冬虜藏（古藏字）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
皸瘃（皸坼裂也瘃寒創也皸音軍瘃竹足反）寧有利哉今詔破羌將軍
武賢等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
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諭罕开以大軍當至漢不
誅罕开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
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候便

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罕羌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此兵家淺近語）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令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餝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綱目刪此二句非是）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

幵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食饒擊之恐不能傷適使

（離其黨則羌患易解）

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

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著直略反）者稍衆莫須小（羌種名）

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

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

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幵不服

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

（它篇年月皆略此獨備載詳充國奏報次第也）

其利六月戊申充國上奏秋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

（是）

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

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阨陿充國徐行驅之（老成）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不欲散先零之黨特罕羌不覺耳）豪靡忘使人來（靡忘羌帥名）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不賜飲而遣還則羌必疑）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言苟取文墨之便以自營衛）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

罕竟不煩兵而下帝詔武賢等詣屯所以十二月與
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
○先○計○
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徹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
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
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
後世人臣懷私誤國多此類
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
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
○言預防之可無今日之寇
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與辛武賢
丞相御史復白遣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

八錢吾謂耿中丞名壽昌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言豫儲糧食可以制敵

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

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致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以

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

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

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

食所用糧穀茭藳調度甚廣難久不解徭役不息恐

生他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易以計凡滅止勞除寇皆然

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

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部卒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漕下以水運木而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三十畮（言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畮古畝字）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積屬國胡騎伉（伉口浪反）健各千倅馬什二（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

食謹上田處及罷用簿帝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欲速）兵當何時得決孰（孰與熟同）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于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薦稠草也）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

及受言去者。（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或又云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諭也）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較（一步爲一較）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事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臨羌縣屬金城郡其西北即塞外）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

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使生它變（前所謂它變指此）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橋成軍行安易若于枕席上過也）十一也（規度屯兵武侯屯渭濵同）大費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皆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帝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

多此煩言

謂何時邪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復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幵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朞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隧綱目今本誤作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

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樵譙同為高樓以望敵也挍聯不絕便兵弩鬬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此中寓制虜之術之具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將其累重謂妻子也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尾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

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言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朘重以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言大兵出塞而還人有歸志不可使復留也以備羌）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復更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澹古贍字）一隅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媮苟且也與偸同）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

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公卿皆不足與議）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此輩無識）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册，其言常是，臣任（任保也）其計必可用也。帝于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于（誤）是兩從其計，（不必）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卬充國子）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芑山氏曰。卽李牧居雁門備匈奴方略。其要在散
羌黨。省大費。此國家萬全之道也。帝復從辛武賢
計。出擊羌虜。何哉。當時破羌彊弩兩將並出。天子
璽書。責讓道路。充國獨持重守節。卒以成功。蓋羣
臣所欲擊者罕开。而充國所專誅者先零。羣臣擊
罕开以騎兵。而充國徹先零以屯卒也。先零破而
罕开順。屯田成而騎兵罷。充國公爾忘私。不苟從
詔書如此。至如衛霍諸人。雖奉帝命。馳驅萬里外。
猶妾婦之順。豈充國所謂忠也哉。

惟適氏曰。或云充國老而工于計。亦所遇之虜弱。千古而下。不可例論。按此言頗切當日時勢。然後世備邊禦寇。能如充國之于先零罕开。則計出萬全矣。充國曷可少哉。

賈捐之奏罷珠厓

漢元帝初元三年、帝諱奭字曰盛之珠厓山南縣反、發兵擊之、諸縣皆畔、連年不定、博謀于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誼曾孫曰、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東漸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荆蠻、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以至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借秦爲喩、而天下潰畔、文帝足法孝文皇帝偃武行文、當此之時、斷獄數

百賦役輕簡孝武獘○與秦同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天下斷獄萬數賦煩役重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于前子鬭傷于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于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是皆鄺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衆入事實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今不幸而類此子法不能禁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自古而患之況乃復其

南方萬里之蠻乎。(言珠厓又在蠻荊之南去京師萬里)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顓專同猶區區也)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少府錢以養天子自別爲藏)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于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

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卹關東爲（至詳）憂帝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阿主）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帝從之詔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芭山氏曰按賈捐之與楊興善與新以材能得幸

君蘭楊興字也君房捐之字也充宗名五鹿姓譜趙大夫食采于鹿以邑爲氏

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且與合意。卽得入矣。捐之卽與興共薦顯。奏稱譽其美。以爲宜賜爵關內侯。又共薦興。奏以爲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僞。更相薦譽。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坐棄市。興髡鉗爲城旦。宋司馬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

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愚意捐之直苟且利祿耳非實攻顯者藉令實欲攻顯即不當共薦顯矣利令智昏捐之之謂也至於棄珠厓卹關東捐之議獨是後世無以人廢言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謀卷之一終